

本埠生活录

中年的心血来潮

◆ 石磊

细节是一种奢侈

此致敬礼

◆ 阿眉

中年呢,说真的,基本上,已经没多少心血了,消耗得差不多了,剩一点残羹汪在碗底,不中看,更不中吃,况且,就这点点家底,还要克勤克俭算计着用,用到老,用到尽,真也是百般辛苦的你**说**,还能怎么澎湃来潮? 所以,就有那句千古名句流传下来了,老夫聊发少年狂,中年老男人,惊人壮观的心血来潮,左牵黄,右擒苍,真真壮得,简直不像是中年老男人了。这种奋发,亦就是诗人借着酒劲,让底下的小官僚们一起哄一马屁,偶尔鼓鼓中年的余勇,弄那么一回,当不得真。

少数好命的中年人,一把年纪了,心血存款倒是难得比较丰厚的,隔三隔五小规模澎湃来潮一下下,还是足够挥霍的。可惜的是,他们和她们,蓬头垢面混到中年,即使有心有血,亦不知往哪里去澎湃

了。心血委屈着,久久不得伸张,绝对是件高度不健康的事情。男人们拍案惊奇聚议国事天下事,女人们有血有肉合众疯跳广场舞,都够神经的。有钱的横扫名牌,没钱的跟着柏万青奔进奔出义愤填膺,这个不是心血来潮,是狗血淋漓。中年的心血来潮,沦落到此,算了,还不如不来潮。

中年老人家,最最不堪,是心血来潮的苍秀一刻,根本得不到铿锵的响应,轻则,遭一串子大白眼。重则,被嗤笑哪里出了毛病。栏杆拍遍,竟无人懂你的心血,更无人陪你潮起潮落。想想也是,谁有这等空闲? 人人忙这忙那,恨不得三头六臂,剩你一个,在那里心血来潮,简直搞笑的意思都浓郁了。人生的寂寥,到此,算是一处刻骨铭心的谷底。我是近年添了一点慈悲

心思,遇到男闺蜜女闺蜜大大小小各种蜜,出各种诡异心血,来各种莫名的潮,都于第一时间积极响应。中年可怜,那点微茫的念想,风中之烛一般,弱不禁风,哈一口粗气,就吹灭了。所以,能挺身的时刻,还是克服万难,力挺一下,圆满那些难得来潮的中年心血。

偶尔,我自己,亦心血来潮,勾引各种蜜们的心血,来那么一点潮起潮落。用力鼓动他们和她们,于常规的岁月边缘,狠狠出轨一下,溜出去,玩玩不曾玩过的,闯荡出去,看看从没看过的,一掷千金万金,置件无用的玩意儿,人生总要败一次家,尽一次兴,狠一次两次心,才不枉此行,darling 你说是不是呢?

好了,下次,darling 你心血来潮,记得一定跑来告诉我,希望,我不是唯一一个响应你、陪你疯的人。

在网上看到一则好玩的花边新闻:五位科学家打赌,把偶像鲍勃·迪伦的曲名或歌词偷偷混入论文名称,看谁在退休前能发表最多的数量。这个游戏进行了 17 年,至今仍不分胜负。论文名称有《一氧化氮与炎症: 答案在风中飘》、《蓝色纠结: 多分子时代的分子心脏病学》等。

许多创作者的习惯或曰通病,就是在作品里藏一点儿无伤大雅的私货,常常是为了给工作找点乐趣,娱己的成分大过娱人。程序员在写软件时多写一段代码藏个彩蛋,作家在小说里顺便借女主角之口夸一句心爱的导演……原来连科学家写论文也有如此闲情逸致。

电影《纵横四海》末尾,三位主角在枪林弹雨的决战后终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他们隐退后居住的屋子里,家居打扮的周润发身后墙上,贴着一张《虎豹小霸王》的海报,这部四十多年前的老电影,讲述的同样是两位江洋大盗和一个姑娘亡命天涯的故事。正是导演吴宇森对前辈经典的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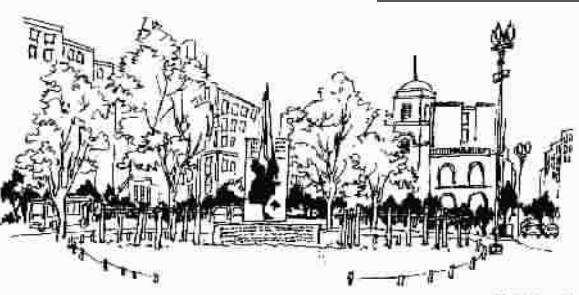
二十多年前就以《赌神》荣登当年香港票房冠军的王晶导演,最新的作品《澳门风云 2》又拿了内

地票房冠军。那首张家辉哄女儿时唱出的老歌《分分钟需要你》,却多半来自更加私人的情怀,这段在电影中多次出现的旋律,是王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怅然回望。

对于作者,这是一种微型的“生活在别处”,是署名之外的个人签名式,就像希区柯克最喜欢在自己的电影里客串路人甲。而对于读者或观众,这是同道中人心领神会的暗号。那五位在论文中藏私的科学家,若有另一位鲍勃·迪伦歌迷在他们的论文题目中一眼看出端倪,就像瞬间输对密码连通 wifi,一板一眼的学术论文瞬间让位给时光深处吉他弦上的音乐和熟悉的歌声——读者得到了阅读学术论文时意外的乐趣。作者有知,更会遥遥举杯,浮一大白。

亦舒在近年新作《囍唇》里也提到过鲍勃·迪伦:“清晨,听到乐声,有人在唱卜狄伦旧歌:我最爱晨早我俩起身时,晨早我俩起身之际,那时,就在那时,我爱你至深……”鲍勃·迪伦红遍全球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亦舒的少女时期,少年时喜欢过的的确不会轻易忘记,时隔数十年,仍然会遥遥向回忆致敬:“那时,就在那时,我爱你至深……”

钢笔画世界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 杨秉辉 画\文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南美的巴黎”之称。市内有 100 多个街心公园与广场、220 多座铜像、200 多家图书馆、100 多个美术馆及 20 多个博物馆,人文风情可见一斑。阿根廷的经济原领先南美各国,自与英国马岛之战后,似呈衰退之势。五月广场中有阿根廷独立纪念碑,参观时见有人在此安营扎寨,原来是在马岛战争中牺牲之军人遗属,在此抗议政府未能给予充份之抚恤,据说已经有些时日、尚未解决云。图为彼等在广场中所立之马岛战争纪念馆。

让思想拐个弯

客套话

◆ 顾土

人与人交往,离不开客套话,说是客套,但有了心里舒服,缺了,心里别扭。

过去,老北京人的客套话不少,借光、劳驾、留步,感觉很有教养,尤其晚辈对长辈说“劳您大驾”“您慢走”“您走好”、“您歇着吧”,更透着温暖与敬意。后来,不知为什么,直抒胸臆成为主流。假如相互间很熟,回答一句:没吃,你管饭啊? 听上去还有幽默感,假如不太熟,就让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特别是那句吃了吗,在很长时间里被人嘲笑,因为刚刚如厕出来,怎么回答都是个笑柄。

你好,30 年前就有人倡导,但死活不被认可,有人见面这么打招呼,难免被人嘲弄,说是洋范儿。今天,你好,终于高度普及,普及到过了头。我家附近有五星级宾馆,门口的服务员,无论男女,客人进门说你好,走了还说你好。我听着不对劲,就多次提醒他们的经理,客人出门要说欢迎再来、再见! 有事要打扰别人,最好说对不起,或者像过去的老北京人那样,说句劳驾、麻烦您、请问,也无妨,但许多人还是说你好,说你好当然不能说错,但说对不起更准确,何况,这句假若翻成外文,还可以走遍天下。

没事儿,多少年来一直被普及,被普及到所有场合,似乎人人都心存滋生这句话的心理土壤,将世间大事小事都看得那么无所谓。

其实,很多场合并不适用这句话,效果常常还适得其反。

别人打扰了自己、触碰了自己,说没事儿,是风度、体谅、胸襟,但当自己惊扰了别人,就不能没事儿。我看见有些朋友,已经将这句话说得过于利索,以致时常脱口而出,惹得对方怒目相向。一次,一位老兄在飞机行李架上取行李,不小心碰着了别人的头,别人捂着脑袋,啊了一声,他却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尽管我明白他是无心,甚或是想替别人抢先说了这句,但别人可不这么想,结果,一场恶斗难免。

除了对自己,无论对任何事情,大概都不可以用没事儿对应。尤其那些公务、服务人员,所触及及,都是别人的事、公共的事,所以,这句话最好封存,免得贻人口实。我曾经与几位海外来客乘坐一架小飞机旅行,头顶居然滴水,我们赶快告知服务员,不料,一句没事儿顺口而来。我因为听惯了这句话,当然无语,但旁边的海外朋友就忍受不了,“你没事儿,我们有事儿!”在服装店里试衣服,该去的地方就是试衣间,但有一次我试 T 恤,试衣间已经客满,那位服务员倒也慷慨:你就在这里试吧,没事儿! 他大概觉得时值夏季,光个膀子不至于着凉,何况街面上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这么认为,四周的人也不一定都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知道,世上还有着耻二字。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95) ◆ 严 力

➔ 理想的那把大钥匙
总是面对现实中
一切细小的锁眼

➔ 我们经常在抢到了座位之后
才发现终点站已经到了

➔ 一身红包打扮的人
总是最时尚的

➔ 嗜好就是把自己
经常泡在某件上瘾的事物里
反过来讲
被上瘾的事物控制
也是你认为的自由

➔ 大家都会有不安全感
但是把椅子
做成四条腿以上的人
好像一个也没有

➔ 昨天的失约都是准时的

➔ 常常发现在买卖上
双方永远隔着一道
广告的口红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95 期

西南的琐事尘语

那是 2014 年 10 月 19 日的晚上,8 点过,我在布达佩斯街上溜达。具体街道不清楚,只知道在链子桥和多瑙河附近。很多商店已经关门,但橱窗依然闪耀着。我一家一家地看着玩,书店、文具商店、内衣店、运动服装店……

然后,走到一个大橱窗前。

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里面坐满了人。灯光很亮,简单的水泥台上,两个男人,一个是穿着白大褂的理发师,一个是围着白围布的顾客。

水泥台上有一个简易的金属洗漱架,上层是白糖瓷盆,下层是一个水罐,架梁上搭着两条白毛巾。这东西一看就是古董,起码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以前,我们中国很多人家还没有卫生间的时候,家里都有这一类的洗漱架,外形不一样,而且一般是木头做的,也分两层,上面一层放洗脸盆,下面一层

布达佩斯的即兴台词

◆ 洁 尘

放洗脚盆,架梁上搭着毛巾。

水泥台上还有两个三层的金属小货架,上面摆着剪刀、瓶子、小盆子等各种杂物。一个像米袋子似的大布袋,一盏带谱架的落地灯……

水泥台的下面,坐满了观众,有二三十个人,似乎在上一堂学习理发的课程。从窗口这边看过去,房间四周全是开敞的货柜,上面摆满了外形和大小一样的瓶子,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再从深处看过去,有伸向二楼的楼梯……

这是什么地方? 理发店吗? 不太像啊?

其实,我上面那番对整个房间的描述,是我事后看着照片写出来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走到这家橱窗前,灯火通明,“理发师”和“顾客”背对着我正忙乎着,还热烈地对着话。我没细看,心想先举起相机撷几张再说。我完全没料到我

自己被四周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那是落地窗啊,一个东方女人,在外面明亮的街光映照下,正好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观众们笑起来,对台上的那两个男人说了什么,还指了指。“理发师”回头一看,然后迅疾地将椅子转过来面对我,继续前面的动作和谈话。隔着玻璃,我什么都听不见(当然听见了也听不懂,那是匈牙利语),只见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呵呵笑着。虽然他们的笑相当友好,但我却十分尴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先抢了镜头再说。故作镇定拍了几张后,实在受不了被那么多的笑脸和注视所包围,于是讪笑着,微微鞠了一躬,示意抱歉打扰,赶紧从窗边走开了。

哎,所以我当不了演员啊。

走开后我反应过来,这是一出小型的戏剧表演。而我不经意地闯进了舞台,成为一个龙套角色……